



民國佛教期刊女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92卷



覺音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人生對真諦

我們自填刊以來，關於發刊辭一類的文章，從未發表過。這並不是不欲彰明我們的態度以及一

我們的態度
爲普照寺僧及藏經館難陀克
昆明與全國的佛教觀察
萬有皆因緣所生

出婦女解放說到眉來生活

結集經教的前奏（四幕劇）

從法藏寺到清興觀……

麻藏途中（通訊）：

敬悼常惲法師（詩）

... 2000

有了解事

對成爲子

五、

以本酒爲例，對地盤致密性，發足顯擊以應這樣戲到是不容易的，其發生熱烈的回響，而不適精神耐力加以援助的，固然太有人在，面者爲意欲從中破壞的亦復不少，現門對子贊軒與徐

不過感到慚愧，因為這少數惡意批評的人，並不覺得什麼，還是視作一種盲目的一時激憤對勁。

利用餘閒的時間，以很平
凡的道理，希望作勤勞具
於人；或於教養團體有
益的工作，並不會寫太多
大嘴，來賣弄玄虛。所
過去不刊所愛的文字，
是站在健健的立場上說，
不是從實際生活中寫出來
的，就是從佛學的教義
演繹出來的，關鍵對於

佛教內部的精形假些虛假與批評。對於時事發生不情的希望，亦都是有所依據的，絕不致有誤。而批評的說教則主統一，而否定群衆革命，大多數是反對革命。而且也有變本加厲，或詭辯的極方做過教條者。

世間上的事物，本來就沒有正確的標準。在胡亂之中所謂：「一東看則西為南，西看則北為南」，我們對於他人批評事物的好壞，亦可作如是觀。事物的本身尙且沒有正確的標準，何況以前，換句話說，即求其不安。批評，這種批評當然只是非，適足以增長無聊的是非。

傳等工作，盡過小小的天職，並非生來就專專在廣東這地方「車大炮」的！

其實呢，我們這群不自量的行腳僧，走到這嗅不着火藥氣味的香港，在經濟力薄的環境中，居然辦起小刊物，自然不免有人或者要眼紅（？）；於是唯一的對待是冷淡，是用「說空話」來抹煞一切，然而我們無限過慮這些，我們只希望自己能利用

「苦難」來改變一切困難。來解釋一切機會。

轉過年尼佛底「願度一切衆生」的口號，已流行了二十多年，但他所度的衆生究竟有多少呢？我們也願在「不肯去談」，「做」再說」的大原則下，不效效猿猴，故作宋端登山，照著我們底原意，做到那里算那里。

爲普照寺僧及藏經殉難誌哀

慧森

一個在戰區工作的朋友，爲宣傳正義促進大眾認識民族解放的真理，在那里編輯一種「血花叢報」，時時寫信來要求我從香港寄些畫報雜誌之類去充實他的材料。

在香港這個錯綜交雜如商業式的文化區域中，抗戰以來，內地文化外流，鮮明底已滲入一種新的血液，所以做爲這種血液伸展的宣傳工具的戰時刊物，確也不少，但關於戰時的畫報，則寥寥無幾，大多是歐性的有階級的消遣品。最近愛國英出版了「天下」畫報，比較高於戰時意識，我會連購數冊寄去。今日看到第三期已出版，急去買了一冊。裡面有一篇標着「鎮江的轟炸下」——蘭州唐代名刹普照寺被毀記。和佛教有些關係的人，看到這題目，自然

要觸目驚心。我把內容翻開一看，除了刊載「明版藏經全部被毀」、「方丈悟明殉難遺像」等四幅圖畫，還附了一段記載云：蘭州普照寺，一名大佛寺，建自唐代，四壁丹青絕妙。並有明版藏經一部藏於藏經閣內，方丈悟明，閉關藏經，多年行道，尤精於遺運。

距三月廿三日又機炸投彈，殿宇崩潰，藏經閣倒塌，藏經被毀。方丈悟明，已爲文明國家所駐，況又以前佛自居，入寇以來，在我內地，豈能狂炸，今更殃及佛寺，其摧殘文化，慘無人道，尤可痛恨。甘肅省佛教會爲此事特通電全國，略謂：「最可痛者，以佛教國佛教徒，最

佛像而炸佛寺，正如佛言「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蔑視佛法等罪，不惟舉世所譴責，抑亦天人所共憤……」

讀了這段記載，對又又這種毫無理性的野蠻行爲，誰不痛心！又在藏經閣全部被毀的那張圖像的說明中尙有一悟明方丈及全寺僧衆亦於此殉難」的一句，可知不但明版藏經被炸毀，悟明方丈亦炸死，而一全寺僧衆亦於此殉難。又又自發動侵粵戰爭以來，炸佛寺，毀佛像，屠殺非戰鬥員，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已是有目共見，有耳共聞，所以我現在感到要寫的，不是他們的殘忍行爲，而是他們信仰佛教却又侮辱了佛教的一種耻辱！

談到日本的佛教，在明治維新初年，非佛毀釋之風潮激烈，一如歐戰後俄國大革命時期迫害宗教的情形。終因憲法規定宗教自由，大內寺僧，井上圓，等不爲武力及外教壓迫，努力奮鬥的結果，到明治二十年前後，真理始復伸展，威風亦漸漸立。至明治三十年因訓練式道士的情緒，被說是僧侶品行逐漸轉好，過去毀釋非佛的錯誤，始完全更正。這種化凶爲吉的現象在佛教徒看來當然好的，但是日本的佛教，自經其宗教徒的改造，在佛教的王

實上，已起了種種的變相，而失其真義。所以我們可以說：日本佛教的復興與世道其功固由真宗教徒，而其因機相失却真義，真宗教徒，亦何能卸其咎？近年來他們更因困於國家觀念，想把佛教去迎合政府，不惜用種種方法來歪曲佛理，如最有名的佛教學者高楠氏，在他寫一佛教的和平主義一文，居然也為侵略者張目，來歪曲了佛教的和平真理，況乎智識見地在其下者。至於戰士背護身符，飛機師帶佛像，妄冀神佛來為虎作倀，來保障他們的殺人行爲，更可見他們的信仰信佛，全是一種愚民政策，離開佛教的真意和本旨更遠了。我常常想，無論何種宗教，其勸善的動機和立教的精神，大多是善良純正給予人類利益的，及其爲人利用失去本真面目，那末就應該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待才對。所以，如果日本的佛教現在也走上這種墮徑，我們倒很希望他在明治初期的毀佛非釋的風潮中隨之絕滅，以免今日智教逐理，偽似亂真，委屈了釋迦牟尼，使教徒們蒙上了許多耻辱！

佛教會諸公們好像理正詞嚴，呵他們「日本的佛教徒」爲「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他們既有作用，有意歪曲佛教，那末對於這種呵斥，我

想也是聽來頗難入耳的吧？就是說現在所說的話，也不是一樣嗎？不過我寫這文，並不是想和他們爭什麼正義真理，因爲在國家觀念濃厚侵略主義至上的人們之間，

昆明與全國的佛教觀察

昆明近二三年間的佛教轉加衰亂，乃因多年盛行的淨土宗與新流行的西藏密宗，互相歧視，互相詆誅。淨土宗徒益於散消極，而西藏密宗徒亦隱感沉悶。余抵昆明，兩宗宗徒遂時有向余伸訴者。

余告淨土宗徒曰：佛法廣大，淨宗與密宗，各適一類根機，篤修淨宗者，應以律儀範身，敦理啓心，勿執淨宗爲獨勝，爲唯一，而輕蔑而排斥其餘法門，亦勿因非獨勝，非唯一，而移易其信願，一方面決志勤行，一方面隨喜世出世間一切福智善報，以廣集爲得生淨土的資糧。

又告藏密宗徒曰：西藏元明間佛法衰亂，不亞此時漢地的禪淨，而得以復興且保持隆盛迄今者，仗宗喀巴之改建，但西藏各派之佛法皆以密宗爲實，而宗喀巴之特長，在依律儀分七乘以區別密宗之混雜，及依教理分三士以階漸密宗之證悟，密宗亦藉以觀摩激勵，並振發精，非是，則西藏佛教早淪尼泊爾之末運，倘有今日之興盛乎？

什麼正義真理，都已無用了。所以我寫這文，只算是爲普照寺諸事向諸僧們獻一衷，也爲全部明版藏經而獻一

七七四四廿五號

晚唐以來，漢地佛教以禪淨爲實，亦因混亂等而致今日末流之弊病，故而起之補而充之，當師宗喀巴之意而善學之，勿固執移殖，尤勿偏宗喀巴所革之弊。

但由昆明以遍觀全國佛教之所可隱覺者，在僧寺已不能代表佛教精神，而繁「有現代常識以上的民衆」信仰，以釋宗入我，淨土但尙舊因循，未流同趨趨赴絕境，一途以爲俗儉活，此爲僧寺的一般現象，而勝出流俗的僧衆，中年以上的雖有道德，而沒有適應時代需要以發揚佛教的智德，中年以下的或稍有其智能已逐漸生起的根本信念亦盡拋棄，更說不上能有持戒苦行的修行，用此僧寺的殘局日益荒廢，僧俗的僧性日益頹落，而一般有現代常識的民衆，遂視僧寺爲土瓦磚塊之不若，大多數不知佛教者，則并佛教而輕蔑厭惡之，少數知佛教者，雖尊重多數之學理，而坐「佛教爲僧寺所蔽不獲光顯於世，亦覺首長歎而竟愛莫能助！
嗚呼，苟非「爲令法久住利益衆生」一利出家苦難，集戒淨團以住持佛教，則中國佛教之前途將不忍言矣！

萬有皆因緣所生

月
大
全
記

太虛大師在雲南軍醫學校講

一 引言

今天承周校長之邀，來貴校講演，并得與各機關首長，各社會領袖，及貴校教官同學相聚一堂，非常欣幸！周校長為挽救人心，有提倡道德的意思，故要本人來講佛學，作研究討論的股本。晚近三四十年来，在中國一般人的心理上，對於佛法有了一種普遍的輕蔑，把佛法原有的真相蒙蔽了。佛教之來中國，已有一千九百餘年，尤其是在雲南的佛教，是印度阿育王時代已傳入，故雲南之佛教歷史，已在二千三百多年以上。所以現在中國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均散佈有信奉佛法之徒衆，及有很多代表佛教的寺塔僧尼。故佛教在中國曾有過極昌明的時代，而對中國固有的文化之貢獻與影響甚大。其深遠的歷史演進至唐宋已無難推測了。本乳荒瘠的程度，近今研究中國文化者，皆離不了佛學的因素。

(一) 習俗的迷信非佛教

但自清季廢科舉興學校維新變法以來，一般新學人士即詆毀佛法為迷信，一提到佛法即以為是迷信。這使佛教於無形中受了莫大的打擊，大有使佛教的學說被推出於中國智識界大門以外的趨勢。實則許多被指示為迷信的事物，與佛教本身全不相涉。如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一般認為迷信的，不外各地方所崇拜鬼神偶像，及化裝戲演等風俗習慣，皆誤為佛教所造。其實近世佛教原有的教理和制度上並沒有提倡過。此種俗習之起源，多由於中國古來所謂神道設教思想之遺傳。因為佛教在別的國度理說傳時並不如此，並沒有像在中國有許多不潔的俗習，這是可以作反証的。由此我們知道中國古時遺留下來的現在詬為迷信的風俗，無非歷代統治者的帝王欲借此曉人民生一種希望或畏懼，因此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或鎮懾。其用意在鞏固其統治權，以便之補助政治法令所不逮。可是在今世科學的眼光下看來，這不免有愚弄人民之嫌。但此並非出於佛教，故以前中國的佛教僧徒，也不過適應我國的習俗以如此，毫不影響到佛學的真理及其原有價值。

(二) 佛教的清靜非本質

古今一般人士皆見各地寺僧住在山林，往往即據之以為佛教是非人生的，乃是山林隱遁的佛教，是與社會人生不相關聯的。是所謂出世的清靜佛教。因此即以爲佛法對於育為的青年人，及對社會國家負責的人皆非所宜學。尤其不必去研究，但爲一羣是體的老年人及無知婦女的崇信物。因此，在後邊佛教而描繪消滅之。其實，這並非是佛教的本質，在真實的佛學上講，而且其

大大相反的。佛教教義上所謂五乘——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佛——者，此中第一步就是教人在世做人，然後才能達到超人的天及出世的聲聞緣覺菩薩佛等四乘，故學佛以做人為基礎。其餘四乘也非出世，說其出世者，是佛法的一種過渡。乘者即是五的意思。五乘者是說由這五種不同力量的人，由這五層的事務前進。這樣看來，佛法並不是非人生的，也不盡是這俗離世的。如在邊疆緬甸西藏等處，則是用佛教學理為治國及待人接物的處世學問。而佛教在中國再被用來做修行出世的學說者，這是因為中國已有儒教學說治國經世的緣故。如此說來，佛教之退處山林，也完全是中國的環境使然，並非其自身的本質如是。所以我們可以說佛教是非消極的，是有為的青年人，及現對社會國家作大貢獻者的人都可以研究的。

(三)空，唯識等亦附加義

又其次以為佛教說一切皆空，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等等，即誤解佛法是偏向空寂，偏重精神的宗教，與科學的物質文明相背馳。其實佛教的說空，說一切皆空，有時也說非空，也說非有非無，即空即有，其言空者，無非是就一法或萬法作一種理性的說明，須在講到相當的地步乃適用的一種術語；講唯識也是如此。此種術語，只是佛說因緣所生法上的附加義。扼要的說來，佛教唯講萬有（萬法）皆因緣所生，這才是佛教的真正本旨，是本題應當發揮的地方。

二 析名

佛經中所用名詞，往往精深微細，一般人甚不易解，所以現在不能不大略的說一說本題上的各重要名詞。

(一)萬有——這一名詞在佛經中原不常用，應當是用「萬法」才合適。因為「有」字的意義尚不及「法」字的意義來得寬廣。所謂萬理，萬事，萬物皆不出乎「法」字的範圍。（包括「有」字在內。）然佛教中也有用「有」字的地方，如有一種宗派立名「一切有」，是專門講一切皆有的，所謂萬法皆有，但以有遮空，其義已狹。或說三有，所謂欲有，色有，無色有，或析為九有，二十五有，此與吾國通常語中以宇宙內外，事物物名「萬有」相同。此取通俗故用「萬有」一名詞。

(二)因與緣——這在佛經中分析得甚為精細，有所謂六因，十因，四緣，二十四緣者。現在限於時間不能一一說明，但就因緣二字說之。因者為構成一切事物物——即萬有的主要因素，所謂質的方面的東西，譬如花的種子一樣。緣者乃事物的養成條件，助成主因的東西。譬如只有花的種子，是不能生出花來的，必須借於水土，日光等物，乃有生出花來的結果。試看現在供在這講台上的盆花，這是一個活的舉例。佛法中這樣事例是推用得最廣泛的。所謂萬有萬法各有其種子之因，亦各有其養助之緣，而緣又有順逆的分別，遇順緣則生長，遇逆緣則衰滅。

(三)生——生是對住，異，滅而言的。佛法中常講此生住異滅的四相。生，是說事物的初生。住，是已生後的存在。異，是存在中的變易。滅，是變遷到消滅。此「生」字狹義的。又，或有單用生滅二字者。「生」字對一滅一空而言。此「生」字可包括「住」「異」中，是廣義的生。今言萬有皆生於因緣的「生」字也是廣義的「生」。如中山哲學上所講宇宙以「生」為實心的生字所表現的意義。

三 立宗

依了上面的解說，那末，對於萬有皆因緣所生之義，可分如下的三點說明：

(一) 各因引果之免後就起後斷與義

我們雖知宇宙間萬事萬物皆有其主因以引起各別的成果，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因緣果，因引果生，果又重成因強。如寺院中之燒香，由點香以意留香氣，會現的心境留在心中，雖經多時，而此已養成之習氣不夫，等到後時過一繼續，仍可發現，此所謂薰成種子復起現行之一例。由此因果果因相續，例如由外國輸入一輛胡桃椰子到中國來，該種生果，果種相續到今，但如有別樣而較優良之新種輸入，或遇天災等大道緣，則亦有斷續的時候，所謂適者生存，並諸病滅，佛教的法相唯識宗，是專為闡明這種因果相續的道理而發展成的；由種子依持說到藏識，以成立萬法唯識，使衆生循之修行，漸去凡劣，而臻至淨淨佛果，以明有善因必可完成善果。

(二) 衆緣合成之通順消長泛要與皆空

從來緣合成以觀萬事萬物，遇着順緣便生長，遇着逆緣便衰滅；譬如人遇到適宜的鄉土便生活得順利，走到水土不服的境地便生病乃至於死，但能懂得其發症之時間性，亦可為預避之方，以資進退者則在例外。不但人是如此，宇宙間萬事萬物的顯滅逆緣，與生死消滅，莫不如此。泛言之：我人的一舉手，一投足，語默動靜，無一不與萬事萬物為緣而互通消長，更推廣言之，山間的「一草一木，海洋中的波濤與香氣，天上的星球運行，無不與每一物互相為緣，祇就其重要與次要者分別之，即是直接因以成果者為重要的要緣，反之，間接不切要之泛濫的則為次要的泛緣。如是，衆緣合成之物，分析觀之，只是衆緣而實無此物，此佛經中處處說萬有萬法皆空的所由。空者，其定義是衆緣合成中毫無固定物體說明，言其沒有固定獨立的實體存在，推廣言之，即所謂一切法自性皆空。法性空無，偏明此義。

(三) 因緣生存之主伴諸人同異與圓中

須因緣齊備以生存的萬有萬法，每以一法為有力能持之主，則其餘諸法皆為無力相資之伴，要得主伴關係（主因助緣）全備方能完其生存。此說在中國自創的華嚴宗、天台宗，及禪淨宗特詳詳。所謂一法攝盡一切法，舉宇宙間所有諸法，法法皆可為主，而又皆可為伴。譬如以現在顯現在諸位面前的講桌為主例而言，此桌是在臺灣省城的昆明，臺灣是中國的一地方，則此桌便和整個中國社會國家發生關係，而國家社會又依地球，太陽系，全宇宙，為它底腳存在之緣。推開去講，不論精神的，物質的任同一個處為單位，皆可互為主伴相資，同時又互相入，雖然這主伴相資互入的萬有萬法，以之相互觀照時，固可一攝一，一入一，一攝一，一入一，但亦並不離統，所謂物以類聚，緣以群分，在人的方面言，是。然，在整個客觀宇宙方面言，是。

神、物質、非精神、或非物質，在國際方面有社會、國家、民族、萬物、等，等等，等等，雖然有其國異，觀念不同，現在這裏就純粹講明者，這是佛教中明因緣生法，是圓滿中正的教理，也是中國佛學的特長，應當保存世人生靈的良方。

四 破邪

不過，在世間的一般學說或宗教裡邊，也多有講因果道理的，初看好像與佛學上講的因果論頗為相像，但是細察起來，則大顯不然。分開來說一下，可將一切謬說為下面的三種邪惡的因果論法：

(一) 不平等因素

如說宇宙間種種萬象的事事物物，皆有一創造主宰者為「因」，以使之生，以使之滅，但彼主宰者之自身，則並不要「因」，亦無生滅，此種所說「因」，萬有要因，彼亦要因，彼不要因萬有也不要因，故其所說因，於理不通，蓋不公平，其他與此相類似的哲學上，科學上，或偏執物質，或偏執精神的很多很多。如說虛空一元，電子一元等，此等說法，用佛理觀之，皆講不通。此種之不公平的因果論法，正是一般人誤認佛教與權釋佛教的根源所在，世人應注意其偏謬而打倒之。

(二) 無因偶然

其次，又有人認為宇宙間的事物現象，皆是自然如此的，所謂不造而至，或認事物現象如風吹葉落一樣，風不過偶爾一來，是偶然如此的。此是庸愚懶惰思想的起源，中國國家衰敗之所致，佛教之被利用為逃避現實的工具，及其自身之遭遇到非常慘澹者，大都緣於此種根由的作祟，亦應鄭重的予以打倒。

(三) 偏因或緣

說偏因者，如佛教中的一切有宗，及世間哲學的命定論者，目的論者，皆過於偏執因而落于有邊了，或偏執緣的，如哲學的偶然論者，機械論者，及佛教中的一切空宗，則又過於偏執緣而落於空邊了，都急須加以糾正，使之皆歸於緣生法的中和實相。

五 結論

復次，由上斥除不公平的一因，及無因偶然，並糾正偏因或偏緣的各種因果法的理論看來，即可得到如下的結論：

(一) 正明萬法因緣有——即證明萬事萬物都須因緣俱備方可生存的真理，這是佛教中的正常的因果論，即佛教的本質。因此，所以前面說空與唯識義，亦不過借以說明或証明宇宙真理的工具。

(二) 覆除迷信成正信——用這正常的因果論，即佛法的本質，可以打倒一切的偏執的學說與迷信，如打破聖執上帝或電子等的一元論者的迷信的迷信等，而成立事實可證，理無不通的因緣生法之正信。

(三) 此正信的因果論即佛學的本質，推廣開來應用，能令現世一切合理的科學哲學，或政治學說，社會學說，皆達到究竟圓滿，自今中國精神總動員的目標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思想集中，能力集中」，若此正信此所說因緣生法確實普遍的真理，舉國家民族為主，則這禍福入一切以為神，毀之三世無不通，行之十百無不果，民族國家乃真成其至上，而軍事勝利之第一，亦真實現，思想能力，不期其集中而無不集中矣，一苟非至道，至德不凝，一世間的英雄豪傑往往中途而廢，不能永久其強盛，若能立志於堅忍三際，廣運十方的真理，乃必能成就萬古不朽之功德。

勝鬘經

達居口譯
妙欽筆記

——竹摩法師講於青山勝鬘佛學社——

各位都是學佛的人。自然都知道：佛教是釋迦牟尼佛從正悟的經驗中說出來的一種學問。

佛是在二千九百多年前誕生於印度，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和我們隔得遠遠。但他所說的教法，仍舊流傳在世間，這當然是由他的弟子中出家二衆能持佛法，和在家人中能護持佛法所致。說到四衆弟子，在責任上，出家主持佛法，在家護持佛法，雖各有所重，而大家都要研究教義，信解教法，悟証教理，是一樣的。但要使每個佛教徒都能信解教理，必然的，是需要與佛教教育。歷史很明顯地昭示着我們，隋唐時代的佛教，是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就因那時研究佛學的人很多，各宗的教習俱極發達，如春蘭秋菊，互競芬芳，所以能陳盛一時。自宋明以還，禪淨二宗，興而代之，一般教徒，漸漸地疏忽了教理的研究，因此佛學就日趨衰微了。清末民初，各方大德，有鑑於斯，方倡振興佛教教育，迄至今日，各地先後興辦的僧教育機關，不下數十所；但大多是比丘僧學院，尼衆的教育機關，則極稀少，自抗戰以來，內地的更因戰事關係停辦了，只有在香港特殊情形下的東蓮覺苑等處，尚能繼續上課。近來，青山又得許多法師集衆講說，於是現在又有這個佛學社的產生，範圍雖小，亦可視作女衆教育場所的一種雛型。今天承各位法師邀我演講，同時因貴社的名額亦甚有限，所

以現在我想將「勝鬘」及「勝鬘經」的意義，略為講解。

勝鬘夫人，是佛世時代一個學佛的女子。當時在印度，她是和聖舍佉母，大愛道，末利，韋提希等一樣，都是學佛婦女界的領袖。而且末利夫人，就是她的母親。她的父親，也是當時在佛學界頗負盛名的波斯匿王。她自己，是阿闍世國王稱王的夫人。對於佛法有著很深刻的研究和認識，在研究佛法的文衆中，莫說現在可作各位同學的模範，就是在當時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她的名字叫勝鬘，（梵語利尸婆羅二勝）就是勝鬘，「鬘」是花鬘之類的一種裝飾品。因她在宮中。貴以七寶莊嚴其身，同時修學菩薩勝行，以大度流行，莊嚴其法身，因名勝鬘，這也可以想見她的偉大了。

她學佛，是完全因她父母的關係。當她父母信佛說法沒有多少時候，每或佛法的精微微妙，便會連想到那遠在阿羅迦國的「聰明利根，通敏易悟（經中語）的女兒。因為以女兒的一智靈方便，其深微妙」，必定容易悟解佛理而大弘佛事的。所以她的母親寫信給她，大讚佛陀功德，勸她信仰佛教。果然，勝鬘夫人到底是個善根深厚的人，看了父母的信，當下虔誠發誓，皈依佛出現，轉佛受記。同時還在佛前說了這部勝鬘經，得到佛的授記可嘉許。所以我們現在要認識勝鬘夫人是如何的人物，就要認識這部勝鬘經。這部勝鬘經，也可以說是一部勝鬘夫人

的論證。

這經前後共有兩譯：一是晉安帝時，曇摩法師所譯，名「勝鬘經」，亦名「勝鬘師子吼一乘方便經」。一是劉宋時求那跋陀羅三藏所譯，名「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廣勝鬘經」，就是現在的流行本。但原經文大概是沒有分章標目的，因在這劉譯本的首頁註明：「依高麗古藏，應以吉師疏本，分章標目。」把本經共分了十五章，並不見得怎樣好，但為便利起見，現在就依十五章的分法來說明本經的大旨。

這十五章經文，在日王疏中把最後異子勝鬘一章合為一章。闡明一乘正法為本經之理體，而以前五章明乘之體，中八章明乘之境，後一章明行乘之人。又以前五章中的前三章為自行，因這三章說明七地菩薩所修行門，勝鬘本行不可思議，跡行居在七地，故其所說，全為自己分內的事。後二章明他分行，言八地以上之行，非其七地分內之事，必仗他佛威力。方堪演說。至中八章說明一乘境，是以前四章總明境界，即總取有作無作八聖諦為一乘境；後四章別明境界，即簡除七諦，唯取無作一滅諦為一乘最極之境界。今依疏見，分一乘勝行，一乘勝理，一乘勝境，一乘勝果，一乘勝人五方面，把本經概略地打量一番。

一 一乘勝行

這是包括着經文的前三章，這三章的內容，重明大乘菩薩所修的殊勝行。第一，如來真實功德章，是先讚歎如來的法身總，般若總，解脫總，然後以清淨三乘，皈依三寶。第二十大受章，明皈依三寶後，發願受持十種大受。

(一)於所受戒不起犯心。

覺 音 第十期

(二)於諸尊長不起慢心。

(三)於諸衆生不起害心。

(四)於他身色及外衆具，不起瞋心。

(五)於內外法不起憍心。

(六)不自爲己受著財物，凡有所受，悉爲破滅實苦衆生。

(七)爲一切衆生行圓滿法，以不受染心，無礙足心，無

罣碍心，攝受衆生。

(八)若見孤獨，幽棄，疾病，種種厄難困苦衆生，終不

捨捨，必欲安穩，以義饒益，令脫衆苦，然後乃捨。

(九)若見捕殺衆生律儀，及諸犯戒，應折伏者而折伏

之，應攝受者而攝受之……救攝不捨。

(十)攝受正法，終不忘失。

第三：三願章是勝鬘夫人，皈依受戒之後，誓書就在佛前

發三大勝願，而以此三願，攝盡菩薩所發的一切諸願。

第一大願：以此善根，於一切生得正法智。

第二大願：我得正法智已，以無厭心，爲衆生說。

第三大願：我於攝受正法，捨身命財護持。

這三章若更依「信，願，行」三分配，第一章即「信」，第二

章即「行」，第三章即「願」。但「信」總起「行」，「願」又是爲「行」

而發的目標，所以都總攝於「一乘勝行」中，同時這一乘勝行

，也就是勝鬘夫人所攝持的。

二 一乘勝理

經文第四章與第五章，說明大乘殊勝之理體。因本章以一乘理體爲總則，所以於三乘與一乘的關係，頗有闡述，而以歸依一乘正法爲究竟。

三乘者：聲聞、緣覺、菩薩是也。一乘者，即一佛乘也。三乘中雖有菩薩為大乘，然較之究竟圓滿之一乘，猶未盡無上無容。況三乘通稱其法，而一乘為不共法，絕非小乘人所能瞭解，所以一乘與大乘，亦不無區別。至於大乘和小乘的分別，隨處說之，不外乎所解理有法空和真空，所修行有他利和自利，所斷障有煩惱和所知，所出生死有變易和分段，所証涅槃有偏真和常住的各種不同而已。

本經所說的道理，最初雖三乘俱說，但他的目的，是和法華等經一樣，在會小歸大，以一乘之理體為極則。如第四攝，正法華所說的正法，就是指的一乘之理體，如云：『如是攝受正法，出大乘無界藏。』即此義。又一乘章云：『攝受正法者，是摩訶衍。何以故？摩訶衍者，出生一切聲聞緣覺世間出世間善法……世尊！又如一乘種子，皆依於地面得生長，如是一切聲聞緣覺世間出世間善法，依於大乘而得增長。』摩訶衍，就是大乘，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無不從此大乘法生長出來，所以雖說三乘，結果還是會歸一乘，正如華嚴所開，『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故又云：『世尊！彼先所得地，不愚於法，不由於他，亦自知得有餘地，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聲聞緣覺乘，皆入大乘，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這正說明小乘人先得五方便（總相別相念處為一，舍四善根為五），四果四向，不愚於法，即不迷一乘常住之理，隨時不待他教，自知得有餘地，便可証入大乘，就是本經會三乘歸於大乘的道理。

其次，本經從一乘理體中，顯明一體三寶之義。如云：『常住歸依者，謂如來應等正覺也。法者，即是說一乘道，智者，是三乘果。』此在情理的方面雖有三乘，在法體上是統有一

乘，而感攝歸於如來應等正覺。故云：『歸依第一義者，是歸依如來。此二（即法和僧）歸依一義，是究竟歸依如來。何以故？無異如來，無異二歸依，如來即三歸依。』此將法歸依，僧歸依，攝於佛歸依，故隨舉一歸依，皆成究竟歸依，亦即顯示一乘理體，故曰：『若如 隨彼所欲，而方便說，即是大乘，無有三乘，三乘者入於一，一乘者，即第一義乘。』

三 一乘勝境

疏鈔云：『夫善不自生，必由境起。故有作無作二種勝諦，皆是一乘之境。』從第六無邊壽諸章，至第十三自性清淨章，共有八章，皆明聖智所緣的境界，因智有廣狹，故境亦有淺深。現以了義與不了義，空如來藏與不空如來藏二句義，界顯其理。

一般對於佛陀所說的教典，常依了義與不了義來判別深淺。了義，就是佛本懷，盡情宣說，顯一乘理，普導衆生，盡入佛智，金剛經所謂『皆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不了義，就是佛對凡小鈍根之機，恐怕他們聽到究竟一乘之理，畏難退墮，所以不能明顯說出，只能夾在小乘法中隱密地暗示。現在本經這八章明四諦境，正可看出了義與不了義的教法。因這四聖諦，在全部佛法中，是佔着重要的位置。佛陀一代時教，直說橫說，或演譯說，或歸納說，從最初說到最後，都離不開這四聖諦。在本經中，把四聖諦分為有作四諦與無作四諦，尤足以代表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的思想。有作四諦，是小乘以狹劣的智識，知苦斷集，滅滅修進，有所作為，依此四諦，所以是不究竟的，不了義的。無作四諦，是大乘人以甚深廣大的智識，了達一切法無非中道，所謂煩惱即菩提，不必在煩惱之外另

求苦變，故無集可顯，無遣可修；生死即涅槃，無須在生死之外，別尋涅槃，故無苦可離，無滅可證。本經所說的旨諦，就在這究竟的，了義的四諦教法，故第六無邊義諦章云：『聖諦者，非聲聞緣覺諦，亦非聲聞緣覺功德；世尊，此諦如來應等正覺初始覺知，然後為無明覆藏世間開現演說，是名聖諦。』

小乘大乘之智有別，有作無作之境亦異。因此分而言之，四諦即成八諦，但當其合為四諦時，即在四諦法的本身，亦可顯明了義和不了義。如第十一論章中說：『此四聖諦，三是無常，一是常。何以故？三諦人有為相，入有為相者是無常，無常者是虛妄法，虛妄法者非諦，非常，非依，是故苦諦，集諦，道諦，非第一義諦，非常非依。一苦滅諦，離有為相，離有為相者是常，常者非虛妄法，非虛妄法者是諦，是常，是依，是故滅諦是第一義。』無常的，虛妄的，當然是不了義。常的，不虛妄的，當然是了義。而這種滅諦的境界，不是凡夫，聲聞緣覺的智慧所了知，唯有証到無上佛果才能盡知；同時依於無上佛果所証的境界說出的滅諦法，纔是了義教法，為究竟之依，故第十一依章云：『一依者，一切依上，出世間上上第一義依，所謂滅諦。』此即應去三諦，明一滅諦為諸法所依之極則。

至於空如來藏與不空如來藏句義，就是說明真如之體在煩惱中的時候，謂之如來藏，本經中所謂『生死者，依如來藏』之義；真如出煩惱後，則謂之法身。如來藏的『藏』有三義：（1）所攝義：真如從衆生的本位上說，有和合與不和合的二門，和合則生一切染法，不和合則生一切淨法；而此染淨諸法，皆攝於真如之性，是所攝藏，名如來藏。（2）能藏義：真如在煩惱中，含攝如來一切果地的功德，有能藏義，名如來藏。（3）隱

覆義：真如在煩惱中時，如來德性，為煩惱所隱覆，不使顯現，是隱覆故，名如來藏。本經空義隱覆真實章，與自性清淨章，皆明此義。

本經說到如來藏義，是更進一層地說明如來藏與四聖諦的關係。如第七如來藏章云：『如來藏者，是如來境界，非一切聲聞緣覺所知，如來藏處說聖諦義，如來藏處甚深，故說聖諦亦甚深。』此明四諦與如來藏其深境界，亦正顯明真如在煩惱位中的境況。在第八法身章，則說明真如隱為如來藏，顯為法身，隱顯雖殊，理體原無二致。

第九空義隱覆真實章中，進一步的說明空如來藏和不空如來藏的兩種。本經云：『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恒河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這即是說：空如來藏，是離一切法所顯的！不空如來藏，是即一切法所具的，與楞嚴經所說的空不空如來藏是相同的。楞嚴顯空如來藏：『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非常樂我淨，以是俱非世出世故。』顯不空如來藏云：『即如來藏元明妙心，即心即空，即……即常樂我淨，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在文字構造上，本經和楞嚴經雖然不同，但在意義上，俱是俱非，相即相離，原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其他如第十二顯倒真實章明無作一滅諦，即如來藏『生死神明，依如來藏相續不滅，』非但出惑時為依，從未出惑即以爲依。第十三自性清淨章，明如來自性清淨，雖衆生在煩惱生死中，而不為煩惱生死所染污，但隱覆不顯罷了。

四 一乘勝果

本經中關於『果』的方面，說得很少。這因為『果』重實踐，

離苦樂思，不易說明，所以唯在一乘章與法身章中，略有顯現。

泛說「果」字，即是涅槃。但涅槃有「有餘涅槃」和「無餘涅槃」之分，換句話說，就是有小乘的「果」和大乘的「果」。為什麼有這兩種果的分別呢？因為大小乘人，所斷的煩惱有深淺的不同，所以所証的果位也有勝劣的差別。所斷煩惱不同，約有五住：（一）見一切處住地，（二）欲愛住地，（三）色愛住地，（四）有愛住地，（五）無明住地。前四是有餘涅槃，後一是根本煩惱。（見經文十頁）。小乘人在這五住煩惱中，只斷前四種枝末煩惱，最後無明住地的根本煩惱未能斷除，所以經中說：「阿羅漢辟支佛斷四種住地，無漏不盡，不得自在力，亦不作証。……為無明住地之所覆障故，於彼彼法，不知不覺，以不知見故，所應斷者，不究竟，以不斷故，名有餘過解脫，非離一切過解脫，……是名得少分涅槃。」這因小乘人於四諸法，知不究竟，斷不究竟，故証亦不究竟。大乘人知究竟故，能進斷無明住煩惱，証得常住清淨涅槃。故經文云：「若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証一切滅。修一切道，……得常住涅槃……法無優劣故得涅槃，智慧等故得涅槃，解脫等故得涅槃清淨等故得涅槃，是故涅槃一味等味，謂解脫味。世尊！若無明住地不斷不究竟者，不得一味等味。」綜上所說，表解如下：



總之，本經最高目的，在証常住涅槃，顯現清淨法身，故云：「惟有如來得離涅槃，一切所應斷過悉斷滅，成就第一清淨故；阿羅漢辟支佛有餘過非第一清淨，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這種第一清淨涅槃的証得，也就是清淨法身的顯現，而達到大乘殊勝最殊勝的最高佛果了。

四 一乘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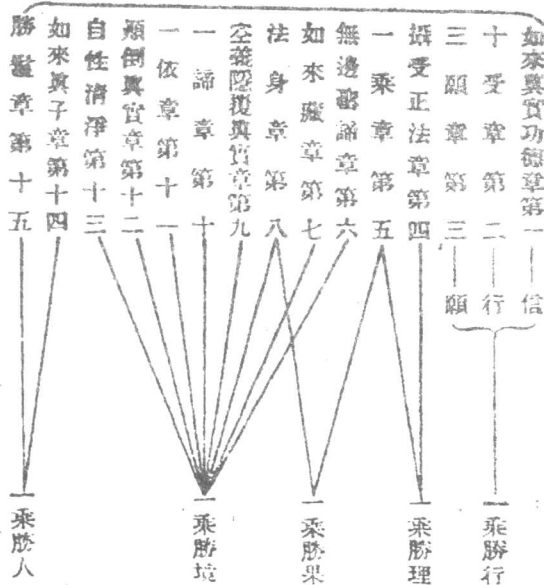
有大乘的勝行，勝境，和勝果，必有能修此勝行，解此勝理，緣此勝境，証此勝果的大乘勝人。這勝人是誰呢？第十四如來真子章說：若能隨順法智觀察而起信行的三忍菩薩，都是如來真子，也就是行此大乘勝行的勝人，換句話說，我們能這樣學習，做到，我們當體也就是實行一乘勝行的勝人了。在第十五勝鬘章中，更詳細的表明有三種真子——就是一乘行者：

- （一）自成就甚深法智者；
- （二）成就隨順法智者；
- （三）於諸深法，不自了知，仰推世尊，非我境界，唯佛所知，而起信行者。

這三種人，便是能修此勝行，解此勝理，緣此勝境，証此勝果的大乘勝人。但第一種人是自悟甚深法智，第二種人是隨順法智而悟，第三種人是自無智慧得悟，乃仗佛力修行；因智慧有勝劣，根性自然也分利鈍的三種了。

疏鈔云：「勝鬘所演十四章，無非常住自性清淨。」上面雖分勝行，勝理，勝境，勝果，勝人五項來說，但本經所顯理，實蘊藏此扼要的一語中。現為顯明更列一表說明如次：

勝覺大意簡表



從上面講來，知道勝覺夫人，實是一個學佛婦女的典型人物。她不但自己深求勝解，修學佛法，同時在十大受中，還能表現其菩薩利世的大乘精神，發展其佛教的社會慈善事業，而成其為一個信解行證俱全的佛教徒！因此她這種學佛的理解與精神，委實是值得我們後世的學佛人所當效仿的！貴佛學社立名勝覺，我想也不外是這種意思吧。

我因感冒與時間的關係，對這部辭簡義賅的經文，現在僅草草敘說一點，以後有機會，我想貴社諸法師是會和各位詳細講解的，不多說了。

廿八年古歷三月十五日講記。

覺音 第十期

敬悼常惺法師

竹庵

遙聞法范捐龍象，
獨坐西樓悲不禁！
春色繞愁多擾亂，
關山觸切入陰沉。
救亡惜界除新議，（註一）
懺悔文章添告箴。（註二）
太上忘情賢哲死，
憐花無語淚潸潸。
會記白湖共泛舟，
碧波萬頃綠油油。
浮生聚散塵中夢，
世事榮枯水上漚。
淨生聚散塵中夢，
清談我憶許文休。
如法公呵波一夜，
海上春來鳥自嘯。
如今何處重求教？

惺公圓寂，春闌曾悼成二律。秋過
澳門海濱，偶見大木為風吹拆，入
夜竟夢見之，乃復紀以詩：

昨日秋風老樹摧，
構思為夢見師來；
雄姿勢壓竟消瘦，
薄酒依稀認淡灰；
語默聲沉神欲往，
人天路絕力難回。
楓林落月清如許，
忽動殘鐘失所哀。

註一：法師著有「惜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
註二：又著有「佛家的懺悔主義」。

拾登

略釋空義

劉承澤

楞伽經說：「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大慧！妄想自性計著者，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又云：『大慧！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普入諸佛一切修多羅，凡所有經，悉說此義。」

是故，凡涉首詮，總是遮撥，是故智者聞言默契以明心，愚者聞言計著以益妄。當知諸法實相，唯証相應，欲求真如，唯除妄想，若未離妄，遮云顯實，率非顯語；是故釋尊斥諸外道，而語之曰：『乃至意流妄計外塵，悉是世論。』古德誨人：『不必求真，但求息妄。』蓋有在哉。

大般若經廣演空義，嘗說：『若當有法勝於涅槃，我亦說如幻如夢。』良以諸法依止因緣而得生起，求其自性，了不可得。故經云：『無不性空時。然性空之性，雖言絕塵，非隨二邊者所認識之，以妄想故。佛說空法總是遮撥妄想之利器，妄想若離，空亦何有！離妄即真，亦何須表？

問曰：真如之理，遍諸戲論，既無須表，亦何用遮？

答曰：遮撥妄言，非謂真如有可遮撥

。譬如魔夢，觸之會覺，覺已非夢，更何用表，明此，則能依空義而入空觀，依空觀而離妄想，離妄想而一切智現前。

威曜論說：『破我執得真解脫，破法執得大菩提。』故空有兩宗，其言說之廣畧或異，然義則同，不過空宗破有，同時亦不著無，昧者執無；故相宗諸大菩薩，為救偏邪，廣談法相，以破惡見，同時亦不著有。窺基大師嘗說：『若執有盡可

由「婦女解放」說到尼衆生活

尼采

世界上是可憐的東西，恐怕就要算是為人驅耕田拉車的牛馬了；但是世界上的婦女們也是一樣的為丈夫地主版主等作奴隸。試看一般的婦女們在家庭中好像是牲畜，在工廠中，她們和普通一般的工役一樣，替她們們製造殺人的利器，結果還是殺了自己一羣勞苦的大衆。她們一生鎖閉在丈夫的田莊裡。爲了窮，也匍匐在資本家的鐵蹄下牛馬似的流盡了自己的血汗。

就使遇着富有的丈夫，生活究竟也是痛苦的。因為她們一向固執在閨閣的，結果終

唯，亦名偏計所執！要而言之：空有兩宗，雙破斷常，默契中道，唯証乃能。

問曰：真諦說空，可言遮撥，世諦說有，事非表耶？

答曰：真諦說空，所以遮有，世諦說有，所以遮無。云何知然？楞伽經說：『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夫有無二邊，當以智慧而遮撥之，使不可墮，云何言有謂之爲表？大智度論云：『佛處處說諸法有，處處說諸法無。』說有破無，說無破有，誰有智者，執指爲月？是故欲得真証真如，息諸戲論，唯有於一切時，一切處，善觀諸法性空，離有無妄想而已。

是文着經濟和家庭的兩重壓迫，記得俄國有一位有名的詩人；兼政論家涅克拉梭夫有一首詩說婦女的一生是這樣的：

一生遭遇到三種悲哀的命運：最初的命運——同奴隸結婚，其次——又做奴隸的兒子的母親，最後——聽天由命。

臨死進棺材還是一個奴隸。俄羅斯大地上的婦女們，就是這樣怕人的歸宿了！

涅克拉梭夫，在這首詩顯明了的詩句

中復生動地把奴隸制度之下的一般農婦生活，赤裸裸地描寫出來。這樣的農婦生活不特是在以前俄羅斯帝國時代的婦女們，在這可怕的生活呻吟着，我相信全世界的婦女們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吧！不過當時在帝俄時尤其顯明一點而已。其實中國以前一般的婦女們還不是一樣的在靈禮教之下，過着這樣啞子食黃連的奴隸生活嗎？而一般自尊心特別重的男人們還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引經據典來做他們的口實，這是多麼令人齒冷啊！

但是我國自拾月革命以來，已由她們的領袖列寧，將以前牛馬式的農婦生活解放出來了，現在她們也能與男子一樣地享受自由平等的權利，再不過着壓迫的生活了。我們中國呢？雖然還比不上蘇俄那末地好，但自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把專制推翻了，女同胞們也能開始吸着自由的空氣，不再在舊禮教下過着奴隸生活，而開始解放了，這自然是婦女界中值得慶幸的事。

然而我們讚嘆歌頌了在家婦女的幸福以後，回頭我們佛教中的尼衆們到底怎樣呢？如緣法師說得好：『她們好像住在一個所擬相似的家庭——小廟裏富足的，終年度着優裕潤澤的生活。貧苦的呢？整天整

月地爲人縫紉，勤苦工作，其生活的清苦，與黃包車夫及一切苦力無異。』這的確是佛教的尼衆生活的實在情形。至於教育：因爲在中國沒有好好的尼衆佛學院給一般有爲的青年尼衆們修學，她們也只好飽食終日的在縫紉的小家庭中，過着優裕的生活，或者亦有爲人縫紉，或送死人，過着更艱難的生活。所以現在一般尼衆們的智識水準低得很可憐，和比丘衆相較一下，真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尼衆們也不能夠和比丘衆一樣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業，這真是我們的奇耻大辱啊！

雖然，『過者不可諫，來者可追』。

如果我們尼衆們能具有革命的精神，振作起來就夠了。同時我們要知道，時代的巨輪不息地向前推進，在這科學昌明，國難教難當頭的大時代的今日，如果我們不具有相當的智識，是不能在這個大時代下生存，將要被天演公例淘汰的危險了。所以我現在只有一瓣心香的希望一般關心佛教前途的大德們怎樣注意到這一點，而好好地辦一個尼衆佛學院，來栽培一般有爲的青年尼衆；同時希望一般的尼衆們，要具有像蘇俄及中國的婦女們的革命精神。在中國的新佛教中爭取地位，爲未來的尼衆們做開路的先鋒！

佛 教 訪 問 團 發 出 電 通

各通訊社、各報館、轉全國同胞海外僑胞暨全世界佛教徒公鑒，太虛等項因中國文化界之啓發，佛學人士之贊助，及海外各地佛徒之願請，爰組織成立本團，將赴緬甸錫蘭印度暹羅等處，明拜佛教諸聖地，訪問各地佛教領袖，藉以聯絡同教之感情，開揚我佛之法化，並宣示中國民族爲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之奮鬥，佛教徒亦同在團結一致中而努力。因此佛教愈得全國上下之信崇，隨新中國之建成，必將有新佛教之興立，堪以奉慰吾全世界真誠信仰佛教之大衆。泊崇拜贊揚東方道義文化者之嚮望。茲者本團已恭請林主席爲指導委員長，蔣總長爲名譽指導委員長，孔院長，孫院長，居院長，戴部長，于院長，葉部長，王部長，周部長，何部長，陳部長，張部長，翁部長，吳委員長，陳委員長，雲南龍主席，駐日許大使等爲指導委員。熱振呼圖章嘉圖師，印光法師爲名譽導師。安欽呼圖，虛雲和尚，多傑格西，傳道和尚，喜饒格西，圖英和尚，貢噶呼圖，昌圓和尚，聖嘉呼圖，定安和尚，爲名譽團長。取道滇緬公路，出發在即，敬布衷誠，佇聞明教，佛教訪問團導師兼團長太虛率全國體團員叩請。